



*The  
World  
Challenge*

法) 萨文·史莱坡 著

湾 尉膳蛟 译

世界的挑战

# THE WORLD CHALLENGE



## 世界的挑战

〔法〕萨文·史莱坡 著

台湾 尉 膳 蛟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责任编辑：宜 言

装帧设计：少 羽

世界的挑战 [法] 萨文·史莱坡著 台湾尉膳蛟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胶印二厂分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7 $\frac{7}{8}$  · 164,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社目：114-192 书号：17309-8 定价：1.80元

# 原著序

## 挑战的信息

“世界的挑战”这项信息，传遍了全世界；把些许希望之火从这洲点燃到那洲；现在则回到了它的发源地——美国。

在我写这本扩充人类精神新领域的书时，正面对着亚洲和太平洋。我刚从阿拉伯湾回来，在那里我主持了一个先驱者的集会；这些人朝向未来的冲力，正是本书的源泉。

我是这群人的会长，或他们所称的“兄弟”，更恰当地说，我是他们的工作记录人；因此我要把他们心中的希望带给世人。

在充满戏剧性的一九八一年春天，一群应该完全对立的人，却因着他们的信念而结合；这个信念是：人类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和始于史前的危机。

这些人的名单如下：

日本通产省审议官天谷直弘和他的同事；黑色非洲的灵魂和精神人物：桑戈尔(Leopold Senghor)总统；有着前瞻性思想的美国人：巴博特(Seymour Papert)教授、艾金斯(James Akins)大使和皮萨(Samuel Pizar)律师；控制全球许多投资，并且努力确认和实践他们对第三世界的责任的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阿沙布(Ali Khalifa al-Sabah)和哈马德(Abdulatif al-Hamad)；以及一些在新观念中既脆弱及丰足的法国人和德国人。

我们三天携手同心的努力，是要谋求一个新的、团结的世界的诞生。我们的主题只有一个：运用微电脑科技的进步来发展第三世界的人力资源：在它当地的文化中，替每一地区的人拟出共同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使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和成长，能够精通“电脑文化”。

这项从阿拉伯湾发出的官方邀请，反映出这一新领域先驱人物之一的黎庞德(Jean Ribound)的誓言：我们正处于新纪元来临前的拂晓时刻：从石油的探勘到信息的获取。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冒险。我刚从日本访问一个月回来。我告诉日本友人说：我确信我们能成功，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来自一体的世界。”

然而这项诉求的根源又是什么？“世界的挑战”又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我们目前携手同进的，正是这项诞生、这项探索、这个新海岸的发现——我们鼓浪前进的目的地。

一九八一年四月于加州马里布

萨文·史莱坡 SERVAN SCHREIBER

# 目 录

|            |              |         |
|------------|--------------|---------|
| <b>第一章</b> | <b>主角的更迭</b> | ( 1 )   |
| 1          | 泰夫报告的震撼      | ( 1 )   |
| 2          | OPEC 的诞生     | ( 8 )   |
| 3          | 黑色的奇迹        | ( 18 )  |
| 4          | 石油权力的转移      | ( 29 )  |
| 5          | 中东风云         | ( 34 )  |
| 6          | 基辛格的赌注       | ( 53 )  |
| 7          | 麦加暴乱         | ( 58 )  |
| 8          | 苏联将沦为石油输入国   | ( 67 )  |
| 9          | 汽车制造业的崩溃     | ( 75 )  |
| <br>       |              |         |
| <b>第二章</b> | <b>南方的人民</b> | ( 83 )  |
| 10         | 万隆会议的教训      | ( 83 )  |
| 11         | 攻占苏伊士运河      | ( 90 )  |
| 12         | 麦克纳马拉的警告     | ( 99 )  |
| 13         | 南北的调和        | ( 110 ) |
| <br>       |              |         |
| <b>第三章</b> | <b>无限的资源</b> | ( 115 ) |
| 14         | 巴黎小组的全球性计划   | ( 115 ) |
| 15         | 日本的信息革命      | ( 119 ) |
| 16         | 太平洋的决战       | ( 126 ) |
| 17         | 曼哈顿计划        | ( 134 ) |

|            |                       |              |
|------------|-----------------------|--------------|
| 18         | 投下原子弹 .....           | (139)        |
| 19         | 从废墟中成长 .....          | (144)        |
| 20         | 超工业化社会 .....          | (150)        |
| 21         | 索尼与本田 .....           | (157)        |
| 22         | 四万七千个机器人 .....        | (162)        |
| 23         | 向IBM挑战 .....          | (164)        |
| 24         | 征服数字 .....            | (172)        |
| 25         | 微处理机的时代 .....         | (177)        |
| 26         | 朝向电脑化社会的转变 .....      | (187)        |
| 27         | 保健与教育 .....           | (201)        |
| 28         | 抉择与考验 .....           | (205)        |
| <b>第四章</b> | <b>地球共同体的提倡 .....</b> | <b>(213)</b> |
| 29         | 科技转移 .....            | (213)        |
| 30         | 新马歇尔计划 .....          | (225)        |
| 31         | 迈向未来的伙伴 .....         | (239)        |

# 第一章

## 主角的更迭

### 1 泰夫报告的震撼

在沙特阿拉伯黑杰兹的山巅，也就是前面陡峭斜入红海的那块高地上，座落着一个迷失于外面世界的小村庄。它那梯形的花圃和清新的山间空气，长久以来都在对饱受沙漠燥热之苦的人呼唤。

距离小村落只有几里之远，是一个最现代化的高海拔机场。一九八〇年的一个夏夜，有架喷气式飞机在夜色朦胧的山上飞绕，然后缓缓降落。跑道的灯火照亮了一个标示牌：泰夫(Taif)。

专用喷气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每位石油部长下机时，都有一部轿车驶近舱口，然后迅速接走。有两位穿皇家毛呢制服的军官，率领摩托车队，沿着公路把他们护送到泰夫的古老村庄。

摩托车队经过两座尖塔回教寺院时，空中荡漾起一片晚祷声。冷气轿车要把这些石油部长送到的村庄，正是伊本·沙特这位战士、国家创建人和国王，三十年前驾崩处。这条公路经由泰夫，可以通到回教圣地麦加，再往前延伸就是吉达和摩西的红海。

轿车一部一部地缓缓停在一面矮石墙前。这面石墙是牧羊人农舍仅有的残留物；一千三百年以前，先知穆罕默

德为了躲避一群不信任他的暴徒的追逐，曾从麦加躲到这里栖身一天。

就是在泰夫，穆罕默德召集了一批信徒，然后就在他的指挥下，挥舞着刀剑传布伊斯兰教，由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就是在泰夫，费萨尔国王秘密规划历史性的石油禁运——美国、苏联，甚至以色列，都事先知悉。

就是在泰夫，沙特阿拉伯发现基辛格怂恿伊朗国王巴列维提高油价，在这同时却祈求沙特降低油价——这个“秘密”是巴列维亲自向沙国国王透露的。

现在就是在这个寂静，与世隔绝的泰夫，一场攸关全球均势的革命就要开始了——再一次地，由伊斯兰的阿拉伯国家领导。

汽车在一所宏伟的现代化皇宫中穿行。这是一座豪华，外表却简朴的超现代建筑；它沙质的颜色，完全与周围的山色谐调一致。它的设计者是两位享誉全球的建筑师——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日本人。它的历史只有一年之久，当初是给王储建造的皇宫。在一个周末，国王对这座皇宫的美丽赞不绝口——他的王储，也就是他的弟弟，慷慨地把这座皇宫当做一份礼物呈献给他。

轿车队伍驶向村庄的高处；新落成的喜来登饭店四周，高耸着许多威力遍及山下整个红海的雷达天线。车队穿过一条花木扶疏的小径；小径的终端有个标示牌：“沙其别墅”——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亚马尼的避暑地——他是产油国能够成功对抗大石油公司的幕后策士。

每位司机都把贵宾送到为他准备的隔绝农舍之前。每

隔二十码就有一部武装汽车，总共有一千五百名士兵负责石油部长们的安全警戒。

当部长们开始工作时，泰夫笼罩着一片静寂沉稳的气氛。我们很难相信，距这里只不过一小时行程之远就是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的首都，也是一个新世界。

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和部长，在利雅得炽热的气氛中会合。这些人一年以前还是一方豪杰，现在却开始阿谀、恳求，和拍胸脯，并且一张一张地签下契约。

在市内最忙碌的聚会地，外观不显眼的环球大饭店中，柜台登载的住客名单与世界其他各地的饭店截然不同。最近有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和代表占用十五个房间；美国中东特使和他的助手却只占用十个房间；叙利亚总统和他的随从则占用二十个房间。这些人都是在奥地利总理和他的代表正在办理离店手续时住进来的。

这些人彼此不打招呼，却都踏上前赴王储行宫的同一条道路，每一个人都想在客厅中找到一张空沙发。各个客厅都坐满了世界各地的权势人物，其中包括控制着制造飞机、石油化工、电脑和军火的大型多国公司的总裁。尽管他们都在纽约、巴黎、伦敦、法兰克福，或东京权势熏天，他们在这里却只有一个目的——跟沙特阿拉伯的王储见面，以便能用甜言蜜语骗到一笔大生意，伸手捞到该国庞大的财富。

目前在利雅得进行的以数十亿美元金额计的各种交易，已经使得因股市而名闻遐迩的华尔街、因金融市场而知名于世的伦敦、因存款保密而享誉国际的瑞士，以及因神秘

而令人想要一窥究竟的香港，变得黯然失色。金融家们为了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陶氏化学公司，以及金伯里·克拉克这些大企业争取资金，而络绎于途。各国中央银行的高级主管飞来利雅得恳求支持国内疲弱的货币，以及支援自己政府日益增高的赤字。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利雅得——一个除了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大玩家，其他人却一无所知的新金融中心。

然而在这样一个夏夜中，沙特王国却在显示它的另外一个面貌。在泰夫的沉稳气氛中，石油部长们打开了手提箱，取出一份部长级长期策略委员会花了二年才拟出的机密报告的副本。他们的任务是替现代史中最具威胁性的一个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勾画出未来蓝图。在两天全体出席的会议中，这些人要修订行动计划；而当会议完成时，“泰夫报告”（Taif Report）将变成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均衡的一项庞大革命的蓝图。

部长们坐下后，首先拿起一份地主国石油大臣亚马尼撰拟的“泰夫报告”草案。正是亚马尼这个人，在一九七八年就预先看到产油国有必要为了拟定新的长期策略而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正是亚马尼这个人，多年前就看到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制服西方石油公司，而对石油的价格和生产掌握到控制权；正是亚马尼这个人，早就认清石油输出国组织八十年代的全球策略，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阶段。现在也正是由亚马尼这个人来主持这个长期策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即将通过一份象征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新力量，以及显示它想改变世局的文件。

美欧人士可能只注意到这份文件中有关石油价格和生产的策略。他们以往一直忽视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于经济发展、财富分配和政治权力这些大问题所提出的警告。对西方来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石油而已，其他都可置若罔闻。

这种近视，现在则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份报告除了少数几行谈及石油外，还替这个世界扼要撰拟了一份新社会契约。“泰夫报告”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在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建立新同盟关系，以便借此对抗传统的剥削者，也就是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它是一个警告、一个挑战，最后则是“要求”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地把科技转移给贫穷和需要帮助的国家。它并非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恳求，它有最具威力的武器——石油做后盾。

亚马尼计划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也就是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间在巴格达召开的元首会议中，公开宣布这份秘密文件。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延缓了这项庆祝仪式。然而这场战争却使亚马尼——泰夫报告的幕后人，在石油帝国中变得更有权威，因为波斯湾显示出它有能力立即提高油产量，以便防止这个世界陷入经济紊乱的局面。

西方的首都，习惯上都把沙特阿拉伯的领袖视为盟友，也就是一个“了解”西方的人，一位不容许急进因素把工业社会毁灭的人。亚马尼确实不是一位轻易涉险的人，因为他害怕这可能会给自己的国人带来灾难；然而没有一个人应该受欺瞒——亚马尼对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是跟其他任何急进领袖一样的没有妥协余地。

亚马尼虽然在求学阶段受过西方文明的洗礼，然而他却强烈服膺他的导师（也就是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信念。把这位麦加温和派法官的儿子——不是皇家分子，选为自己的党羽的，正是费萨尔这个人。把亚马尼派赴国外，在他只有三十二岁时，就任命他为石油大臣的，也是费萨尔。

在这个周二的晚上，亚马尼利用等待他的同僚和朋友从石油都市——杜布里、科威特、阿尔及尔和巴格达，光临之前，悠闲地与家人和朋友会聚；他要放松自己，以便有力量跟西方这个时时存在的、多方面的，而又专权跋扈的敌人放手一搏。

在泰夫的亚马尼，与他在镜头和麦克风前面那种典雅而西方化的形象截然不同。

现在他在家里。身着丝质长袍，顶覆头巾，脚穿饰金拖鞋，他的神态显得很安然，有若回复了他本来的面目。现在他可以轻松地跟朋友谈笑，不必表现出他在谈判时的那种字字斟酌或显示强硬立场的样子。亚马尼淡薄寡欲，也从未对人表现出憎恨；至少在泰夫，这个距离他的出生地麦加如此接近，也是沿着公路可以直达吉达的地方，他确实是如此。

把亚马尼变成国际政治舞台上明星之一的，是“时势”，而不是他的决心。他与其他部长不同。在加入他行列中的那十位目前正乘专机在上空盘旋的石油部长中，没有一位能保住官位几年，甚至常常只能保住几个月之久。当亚马尼于一九六二年开始侧身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时，这些人还没资格踏入这座殿堂。当产油国家掌握住石油之价格和生产的控制权，而引发出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三年的石油

危机时，这些人也都不在这个组织中。

除了出牌精明之外，亚马尼的权威还落实于两个绝佳的支柱：沙特阿拉伯无与伦比的资源，以及他在石油部长任上前所未有的年资。

晚餐前是他唯一休养生息的时间。今晚他要出去迎接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现任主席卡德隆（Umberto Calderon-Berti）。这两个人随时随地都不会忘记存在于这个组织中的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和宗教歧见。霸权势力的消长、伊拉克和伊朗永无休止的冲突、利比亚的冒险作风，以及巴勒斯坦问题，每天都可能影响到未来。

为了达到第一个，也是一个如此遥远、令人怀疑和不确定的目标——把第三世界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结合为一体，委内瑞拉已经变成沙特阿拉伯的一位不可动摇和有效率的盟友。

在“泰夫报告”最后公开揭示的那一天，美国和欧洲的人民会从报上读到下述宣言：

“时事的发展赋予本组织一个全新的重要性和责任。我们打算全盘接受这项责任。我们将会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拟定一个与工业化国家进行谈判的共同方案。

我们将运用一切力量，促使工业化世界通过创造性能力的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我们的地位得到真正的改变。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进行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改革。这项制度迄今一直控制着旧有秩序，因此不能再被接受。

我们决心参与此一伟大转变，并且要在必要时导引这

项转变。”

“泰夫报告”的执行，将是回教徒一千年以前敲击欧洲大门以来，对西方生活方式发动的最大挑战。

在华盛顿、伦敦或巴黎的那些把这项声明视为夸夸之辞的领袖，应该再加思考。这一革命性文件，事实上是一个有待掌握的机会。战后经济的飞跃增长已经蹒跚不进；欧美的经济正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会造成社会崩溃和引起独裁的贸易战即将爆发，“泰夫报告”无论对于富有国家或是对于贫穷国家，都是避免陷入混乱的另一选择途径。

## 2 OPEC的诞生

没有一个国家在西方人手上历经的羞辱，会大过阿拉伯国家。一位在巴格达石油部负责外人投资的专家，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它：“石油的政治方面——存在已久，然而最近才浮现，一直都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脱不了关系。在石油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曾经见过和经历过无数的侵占、战争，以及勒索和偷窃事件。外国统治者长时间都在剥削我们，主宰我们的命运，以施舍的价钱买我们的石油，毁灭或是把我们的油田弃而不顾。阿拉伯石油的竞争，以及石油运输航道的确保，仍然是超级强国之间发动冷战和热战的基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伊拉克于一九七二年执行的石油国有化，变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员国中所有解放运动所戮力的目标。

西方人不但汲取阿拉伯的石油——生命之血，而且

还以难以置信的价格将之出售。在一九〇〇年时，每桶石油的价格是一点二〇美元。三十年之后，也就是华尔街股市崩溃和经济大萧条后，每桶落到一点一九美元。在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加入二次大战后，价格再跌到一点一四美元。随着战后布雷敦森林国际金融制度（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及联合国的成立，价格回升到一点二〇美元。在五十年代冷战期间，价格逐步升到一点七〇美元。在一九六〇年石油输出国组织诞生时，每桶价格是一点八〇美元。

没有任何事情再能比这段石油价格的历史，更能描述大石油公司和西方政府以枪杆子作后盾而对石油造成的霸占局面。在十九世纪末期，这些公司发现了石油，也一直控制着它。他们从石油的剥削得到无止境的利润，同时也使西方的经济得以飞跃增长。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五十年间，西方的工厂、运输系统、城市、大学和实验室——它的工业文明和增长，都是建立在廉价的石油上。然而石油公司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产油国增加付款的可能性。

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坐在冷气办公室中俯瞰洛克菲勒广场的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当时是ESSO）董事长拉思伯恩（Monroe Rathborn），更能代表西方人的傲慢：中东油价高低的决定权，事实上完全掌握在他手里。油价高低的决定攸关产油国的生死，因为石油收入是它们支付政府预算和国外进口的唯一财务来源。完全没有经过与产油国的磋商，艾克森公司就悍然宣布把购价立即降低一角。不数日之内，其他石油公司，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

公司、美孚公司也跟着把购价调低。

从这天开始，油价再也没有回升过。西方石油公司明白显示出对阿拉伯和其他产油国的蔑视，也显示出它们对以石油为生的人民抱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少数有眼光的人，曾预视到这将造成的后果。有位美国人佩奇（Howard Page），也是艾克森的中东问题专家，就曾对这种作风发出置疑；他对董事会的同僚说：“我们这种作风要遭天谴！将来的后果难以想象。”

有位英国人斯诺（Horold Snow），也是英国石油公司的数学家，于听到此事后，悲伤得在同事面前泪流不止。他说当他确知艾克森宣布削减油价时，他“吓坏了！”

石油公司不打算回心转意。它们自认是全球能源的主人，何况产油国又全无反击能力。这就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的情形，并且也将一直如此。

然而风水转变了。委内瑞拉前任石油部长阿方索（Juan Pablo Perez Alfonso）首先发难。对于艾克森的片面行动，阿方索说：“由于作风一向是如此，我们要组成一个俱乐部，一个非常团结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将要控制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原油。我们将手连手，心连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塑造历史。”他在艾克森做了削减油价决定的一个月后，发表了上述声明。

阿方索一直都是埃及纳赛尔总统的信徒。纳赛尔是六十年代的中东原动力；他在《革命的哲学》书中写道：“我的兄弟‘石油’，是文明的大动脉。少了它，文明无法再存在。”

从加拉加斯，阿方索跟他在利雅得的伙伴，沙特石油大臣塔瑞基（Abdullah Tariki）联系。他们决定组织一个